“我的龙舟记忆”征文选登

敲在心头的鼓声

唐波

咚、咚、咚。

资江边十年没有响起过这声音了。我坐在办公室，手头的材料堆得老高，窗外是寻常的江景，寻常的车流，寻常的6月午后。可这鼓声，沉稳而有力，从江面传来，穿过玻璃，穿过耳膜，一直落到胸腔里，我顿感热血沸腾。

我想起了小时候，在老家新宁，夫夷江上看龙舟的日子。

新宁地处湘桂边陲，老辈人讲，当年屈原投江的消息传到这边，已到五月十五，所以从五月初五小端午到五月十五大端午，都是扒龙舟的时节。夫夷江蜿蜒流过全县，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船，自己的鼓，自己的划手。

扒龙舟是全县人的大事。端午时节雨水多，河水涨得满满的、急急的，两岸的草都淹了半截，可河边早早挤满了人：小孩骑在大人的肩头，老人拄着拐杖靠在树边，年轻姑娘换了最鲜亮的衣裳，而成群的汉子们干脆光着脚，站到了水里。

鼓声从远处来了。

起初是隐隐约约的，在雨声和水声底下，闷闷地传过来。咚、咚、咚，一下一下，声音越来越清晰，不疾不徐，那是龙舟在平水里攒着劲儿。“船来了、船来了，快看！”有人大喊。人群骚动，目光齐刷刷朝江面下游望去。江面上，龙舟破浪而来，先是船头那只彩绘的龙头，接着是那面大鼓。鼓手立在船头，双臂高高举起，重重落下，举起，落下，稳得像一座钟。船中间，两排划手光着膀子，黝黑的肌肉在挥桨时一块块绷紧，踩着鼓点提桨、入水、划桨，整齐得像一个人。而船尾沉稳的舵手，迎着劈开的水纹牢牢把着航向。

夫夷江多滩，水急石多。远远地，那船正朝着一片白浪靠过去——岸上的人就开始往前挤了，雨伞歪了，衣服湿了，谁也不管。鼓声骤然变了——方才还是沉稳的节拍，忽然密了起来，咚、咚、咚，划手们脊背弓下去又弹起来，桨起桨落快得看不清，水花溅得老高。龙头上的彩漆在浪花里忽隐忽现。鼓声越来越急，越来越响，密得骤雨砸在瓦片上。

咚、咚、咚、咚——岸上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拉长脖子，踮起脚尖，攥紧拳头，死死地盯着那条在浪尖上挣扎的船。鼓点密起来的时候，心跳也跟着密。鼓点重下去的时候，攥紧的拳头也跟着重。加油声此起彼伏，响彻两岸。终于，只见舵手不停扳桨，船头猛地一昂，像一条真正的龙跃出水面，劈开最后那道最高的浪，冲上了平缓的河段。

咚、咚、咚——一下又一下。

船冲上滩头的那一刻，人们提到了嗓子眼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岸上顿时爆发出叫好声、口哨声、鼓掌声，比过年还热闹。人们在欢庆一场胜利，这胜利属于鼓手、划手、舵手，也属于岸上的每个人。

小时候我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挤在雨里，淋得浑身湿透，就为了看一条船从眼前一晃而过。而如今窗外鼓声又起，从远到近、从缓到急、从低沉到高亢，完完整整地穿过了我的身体，我忽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资江两岸的邵阳人常被称为“宝古佬”，热血里始终奔流着“宁肯输丘田，不肯输一船”的硬气、倔强和不服输。这脾性是从浪涛里泡出来的，从祖祖辈辈冲滩抢渡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千百年来，宝庆码头上成千上万的汉子靠着资江讨生活，放排、撑船、拉纤、运煤，哪一样不是在激流里挣命？哪一样不是咬着后槽牙干出来的？

咚、咚、咚……窗外，鼓声还在响。过几天就是大赛了，全市的队伍都将汇聚于此，资江上将重现十年前百舸争流的盛景。我在想，那些外出打拼的邵阳人，在北上广深的写字楼里，在东南亚的市场上，在非洲的烈日下，此刻听到这鼓声，他们的血会不会也像我一样，一下就热了？他们会不会也放下手里的活，望向故乡的方向，侧耳倾听？

（唐波，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资江龙魂

周进军

资江的水，是浸着楚韵的。两千三百年前的风，驮着屈子的诗篇掠过江畔。那声“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长叹，落进浪涛里，就成了一道温柔的辙印。沿岸的渔舟循着那辙印追出去，把裹着青箬叶的米粽抛进波纹深处，唯恐江底的鱼虾惊扰了诗者的衣襟。

这份藏在浪里的惦念，顺着资江的水脉一圈圈漾开，漫过了宋元的石桥，漫过了明清的城垛，最后漫进每一个邵阳人的骨血里。

总疑心童年的端午，从来不是被巷口的鸡鸣叫醒的。江面上撞来的一声声鼓点，敲碎了天际蒙着的那层灰蓝，敲得竹篮里的粽叶香提前醒了过来。桨刃切开五月浪波，千年水花撞碎在船舷。雪峰山的脊梁，撑着每一双攥紧船桨的手。

江边是老爷爷大半辈子的落脚处，他总爱往那跑。那握了半辈子船桨的掌心，磨出了老茧。船板上的木纹早被江水泡得发深。每一道缝隙里，都藏着半个世纪前的涛声。

岸上人潮漫过青石板的缝隙。穿蓝布大襟衫的阿婆，挎着竹篮立在风里。篮沿垂下来的青布帘掀开一角，露出来的碱水粽还冒着白气。蜜枣的甜香混着江边艾草的清香，顺着风直往人的鼻孔里钻。小姑娘踩在长条凳上往前探着身子，发梢沾着从江堤边摘来的艾草碎叶，像沾了半星端午的魂。

老辈人总把旧俗在茶余饭后慢慢讲：四月二十八要起龙，全村的青壮劳力都要赶到池塘边，把沉在水底养了许久的龙舟慢慢拖上岸。刮净船板上附了整季的青苔，刷上三层晒透了日光的桐油，连最细的木纹缝隙，都要细细填上浸了油的棉麻。

五月初一是试鼓的日子，最有威望的老人要亲手敲下第一槌。鼓声顺着江风往山坳里飘，连枝头上正啼鸣的鹧鸪都愣了神，在侧耳听这震动山谷的声响。

开赛之前要先抛下三枚粽子入江，第一枚敬天地，求一年的风调雨顺……第三枚敬屈子，敬他不肯折腰的风骨，敬他留在这片江水里的诗魂。

鞭炮炸响的白烟，漫过彩绸缠裹的龙舟，齐齐扎进水里。接着，它们像一尾尾蛰伏了整季的精灵，挣开了水面的束缚，顺着浪尖往云影深处闯。

后来十年的时光像流水一样淌过去，资江上少了大型赛事的喧腾，可龙舟的魂从来没随波流走。

丙午年五月，鼓点重新在资江上空炸响。

五十多岁的禹队带着团员辗转周边的江河参赛，船桨磨断了三根，江风把他的鬓角吹成了霜色。他指尖擦过那尊百年老龙头的纹路时，眼神还是像十七岁第一次跳上龙舟时那样亮。

十九岁的小陈从小在江边看父辈挥桨。他刚够得着船舷的年纪就攥着桨柄上了船，掌心的水泡破了又长，最后结成了和爷爷别无二致的厚茧。那是江浪在他掌心里刻下的成年礼。

远在国外务工的颜帅哥，无数个深夜在异乡的工棚里闭上眼，耳畔响的全是资江浪拍船板的声响。如今，他把三年异乡漂泊的思念，全都揉进了每一次桨叶入水的瞬间。

……

那位十八岁的姑娘，纤细的腰杆挺得像岸畔的新竹。她攥着鼓槌砸向鼓面的弧度，那么漂亮那么有张力。那节拍穿过江风，在浪尖上稳稳接住了整条龙舟的心跳，把满船壮汉的桨声齐齐拧成了一股撞开江浪的劲。

岸边佝偻着脊背的八旬老翁，看见龙舟破浪的那一刻，浑浊的眼底瞬间亮起少年时的光，扯着沙哑的嗓子喊出那声邵阳人独有的“扒起”。那一声呐喊里，裹着他藏了大半辈子的、关于江浪与船桨的旧梦。

风裹着粽叶的甜香吹过耳畔。远处宝庆城里的老巷，飘来滩头年画的油墨香。穿汉服的姑娘举着手机站在岸边，把资江的鼓点顺着信号传到千里之外。

这条条从千年前驶来的龙舟，是资江浪涛里醒着的魂。它们载着一船流动的文脉，载着被月光泡软的乡愁，载着代代人从未熄灭的热望，顺着资江起伏的浪涌，穿过晨雾与晚星，稳稳地踏浪而去。

（周进军，邵东城区三中退休教师）

◆古韵轩

浣溪沙·金色阳光

（外二首）

刘人岛

疏木流金浸素茫，微光漫染旧林塘。空阶闲坐待清光。

淡霭漫消尘外事，暖晖轻拂野边荒，一襟幽寂沐斜阳。

清平乐·金色阳光

林痕浅渺，暖色萦枝杪。漫把清晖融晚沼，静境无人来扰。

幽椅闲立霜丛，流光漫入烟空。落尽浮嚣尘绪，唯余一抹金融。

鹧鸪天·金色阳光

黄影参差漫白茫，晴辉迤逦覆寒冈。残林漫纳融融暖，孤椅空承淡淡光。

烟影浅，俗尘忘，一川虚静入词章。浮生多少奔波意，尽付林间落日香。

（刘人岛，邵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歌词展播

美丽陈家坊我的家

石颂军

美丽陈家坊我的家，
山林葱郁披彩霞。
河水清澈鱼儿跳，
鹅鸭好似珍珠撒。
土地肥沃牛羊壮，
生态和谐鸟喧哗。
啊，乡村振兴颂党恩，
愉快的歌声飞天涯。

美丽陈家坊我的家，
油茶如云我爱她。
稻谷飘香醉田野，
芙蓉朵朵像晚霞。
产业旅游齐头进，
观光拍照乐开花。
啊，乡村振兴颂党恩，
愉快的歌声遍天涯。

美丽陈家坊我的家，
无花果黄桃规模化，
葡萄剔透似玛瑙，
有机蔬菜顾客夸；
宽广道路入家院，
春风万里美如画。
啊，乡村振兴颂党恩，
欢笑随梦走天涯。

（石颂军，新邵县作协会员）

迷了报春的布谷鸟

汪道哉

大铁牛在田野上奔跑
犁铧飞转掀翻了春潮
一汪春水燕剪柳
迷了报春的布谷鸟
布谷——布谷
犁田的牛儿哪去了
豪情奔放的农机手
信口唱起了春耕谣
咱耕地有了机械化
追星追月与时光赛跑
这动人的歌儿
把布谷鸟儿迷住了

插秧机在田野上喧闹
禾苗成行随风儿轻摇
万顷田园披绿袍
迷了报春的布谷鸟
布谷——布谷
科学育苗时代更新了
欢乐秀丽的插秧姑
对着小伙子把手招
咱待到金桂花开时
同操收割机同唱丰收谣
这动人的情景
把布谷鸟儿迷住了

关心下一代 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

母亲的『谚教』

彭真平

母亲没上过学，连自己名字都不会认不会写。但是，不知为什么，她会说许多谚语，并时常用这些谚语来教育我。

记得刚上学时，我学着练字，没写几行就觉得枯燥乏味，生气地把笔往地上一扔，嚷嚷着再也不学了。母亲没有责骂我，只是轻轻捡起笔，温和地对我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口吃不出大胖子。’莫着急，慢慢来，哪有好事是着急忙慌的？”我似懂非懂，在母亲轻言细语的抚慰下，又重新拿起了笔。

有一年——大概是我八岁的时候，一天放学，路过下屋院子花大婶的菜地，见地里的南瓜藤蔓缠绕，宽大的绿叶下藏着花花绿绿的青南瓜，煞是可爱。刚好那天我和花大婶的儿子牛牯在学校里发生了一点小摩擦，心里正生他气呢！我掏出削铅笔的小刀，在一只大南瓜上划了一个三角形口子，将部分瓜瓤掏空，在里面撒了泡尿，然后又将启出的三角瓜皮塞回复原。

我正在为“恶作剧”的天衣无缝自鸣得意时，母亲恰好经过。她脸色一沉，厉声问道：“你在做什么？”“没……没做什么。”我结结巴巴，慌不择言，“我……我在捉蚂蚱！”母亲瞪大眼睛，说：“‘茄子不打虚花，小孩不说假话。’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我不敢看母亲的眼睛，羞愧地低下了头。母亲继续说：“‘编筐织篓不收口，等于没有；生崽养女不教正，等于放狗。’小孩子皮归皮、闹归闹，不能做坏良心的事。”事后，母亲陪我去花大婶家赔礼道歉。

还有一次，我到屋后山砍柴，发现一棵老苦槠树上，挂着一个大大的马蜂窝，当即心中发痒，油炸蜂蛹的滋味令我垂涎欲滴。脑子一热，砍下一根长竹竿，就去捅马蜂窝。谁知马蜂“呼”的一下炸了窝，黑压压地向我扑来，蜇得我嗷嗷直叫，无处可逃。幸亏离家不远，母亲听到我的哀嚎，赶来点燃一把艾叶，才把马蜂驱散。

回到家，看着我的“猪头模样”，母亲一边给我抹菜油，一边用戏谑的口吻“骂”我：“哈宝崽，你这是‘点火烧胡子，搬砖砸脚趾’啊！”我听着母亲的唠叨，羞愧难当。我明白她谚语里的“潜台词”——无事生非，自讨苦吃，活该！

读初中，我在离家五公里的学校寄宿。离开了母亲，没有她的管束，我像离巢的飞鸟、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结果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一度跌至谷底。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她束手无策。

有天夜晚，学校附近村庄放露天电影，我约上三个同学逃课去看。散场回来，发现班主任门神一样守在学校门口。没办法，我们只能翻围墙回宿舍。其他人都安安全全软着陆，我却踩上一块砖头硬着陆，扭伤了右脚脖子。就这样，那一个月，我右脚不能沾地，成了拄拐而行的“瘸子”。

休月假回家，母亲才知道我“伤残”的情况，又急又气。她翻山越岭，到某地找来一个“去霉转运的秘方”——“送百家蛋，讨百家米”。母亲信以为真，回家就一一照办。只见她佝偻着腰，从上屋院子跑到下屋院子，又跑到邻村吕霞观院子、龙岩塘院子，挨家挨户打拱作揖，送蛋讨米，整整一百家，不多不少。

我对母亲的行为不屑一顾，笑话她迷信愚昧。母亲伤心落泪：“娘是‘睁眼瞎’，肚里没有一滴墨水……”她拉着我的手说：“崽啊，‘娘爷送你去读书，你捉到麻拐学阉猪’。再这样下去，你这辈子就完了。”母亲晶莹的泪水滴在我的手背上。我的泪也落了下来。“捉到麻拐学阉猪”在老家是“泼皮无赖、不学无术”的意思。

从此，我痛改前非，终于走出了大山，成为我们院子里第一个大学生。

如今，母亲已离开我多年，但她那些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谚语，始终回荡在我耳旁，萦绕在我心间。我庆幸，在我成长的每一步，都有母亲用最朴素的谚语，教我做人、激我干事、催我奋进、励我成才。

（彭真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电话办理 在线刊登
本报广告刊出联系电话
证件遗失、公告、声明、启事等分类广告
咨询与监督电话：0739-5322630

遗失启事

湖南天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原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52000522301，账号：82011650000785161，开户银行：湖南新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原银行U盾2枚：1.USB-Key起始号码（终止号码）63025500528720；2.USB-Key起始号码（终止号码）63025500530380。现声明作废。

2026年7月9日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甲乙双方吸收合并协议，甲方邵阳三化有限责任公司吸收乙方邵阳三化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甲方存续，乙方解散注销。乙方债权债务由甲方承继。为保护吸收合并各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吸收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友良

电话：18173909676

甲方：邵阳三化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邵阳三化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

2026年7月9日